享乐主义格言：通过生物工程终结苦难

大卫·皮尔斯（David Pearce）的废除主义计划与后人类愿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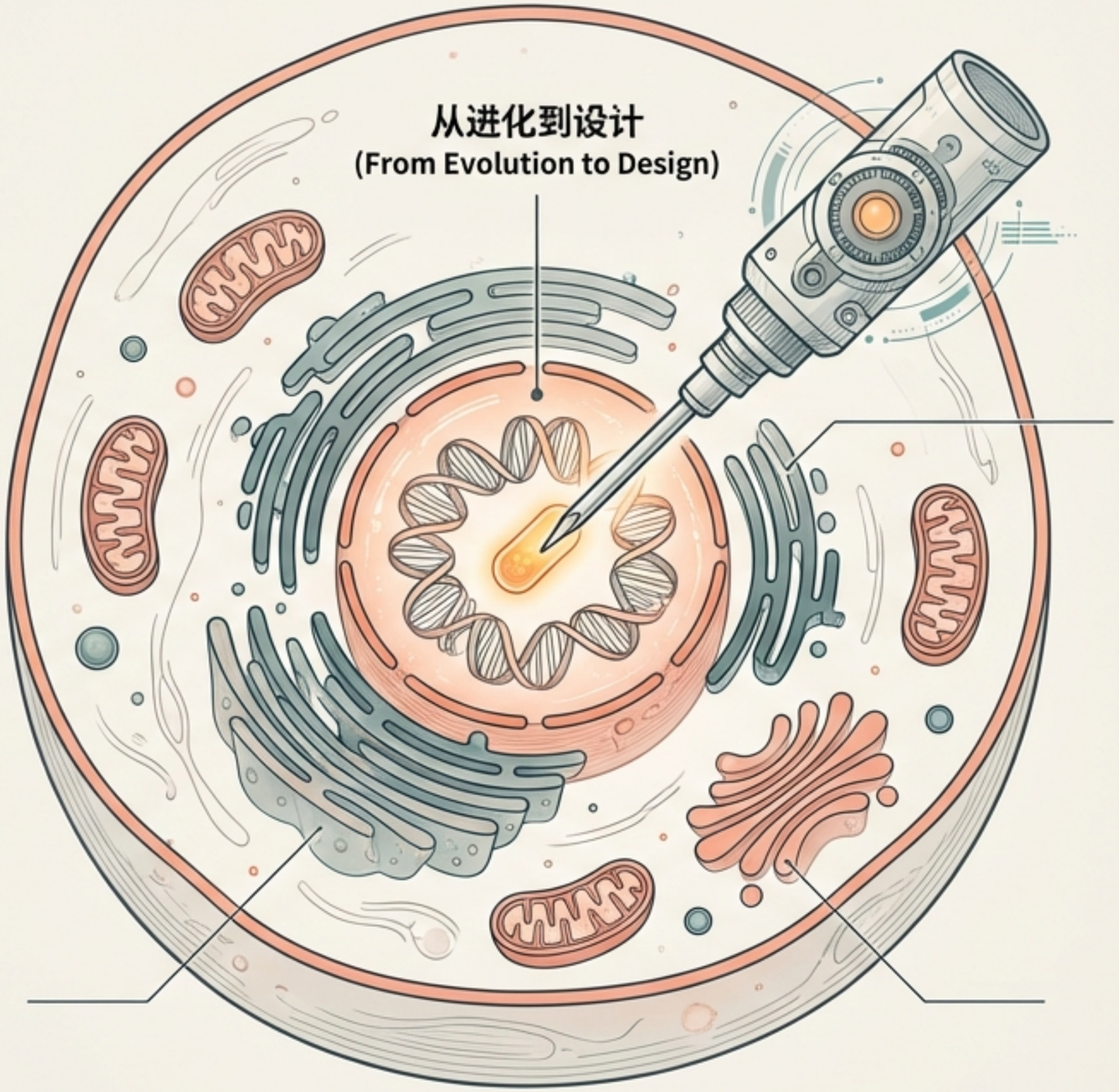
痛苦并非命运，而是生物学上的错误。正如我们消灭了天花，我们也可以通过技术消除精神和肉体的折磨。这不是关于社会改革，而是关于重写生命的源代码。

NotebookLM

废除主义计划：痛苦在技术上是可选的

- **核心目标：**不仅仅是减少痛苦，而是从所有有感知能力的生命（人类与非人类）中彻底消除痛苦的生物学基础。
- **道德紧迫性：**既然我们拥有干预的技术能力，继续允许苦难存在就是一种道德选择。

“如果我们可以选择不经历苦难，为什么还要保留它？”



NotebookLM

道德基础：消极功利主义与欧麦拉的孩子

消极功利主义 (Negative Utilitarianism)

消除痛苦的道德紧迫性远高于创造快乐。没有任何天堂的幸福可以由一个无辜生命的折磨来正当化。

欧麦拉的比喻 (The Omelas Analogy)

我们目前的文明就像勒吉恩笔下的欧麦拉城——建立在隐形受害者的痛苦之上。真正的道德进步是“离开欧麦拉”，即彻底切断苦难的根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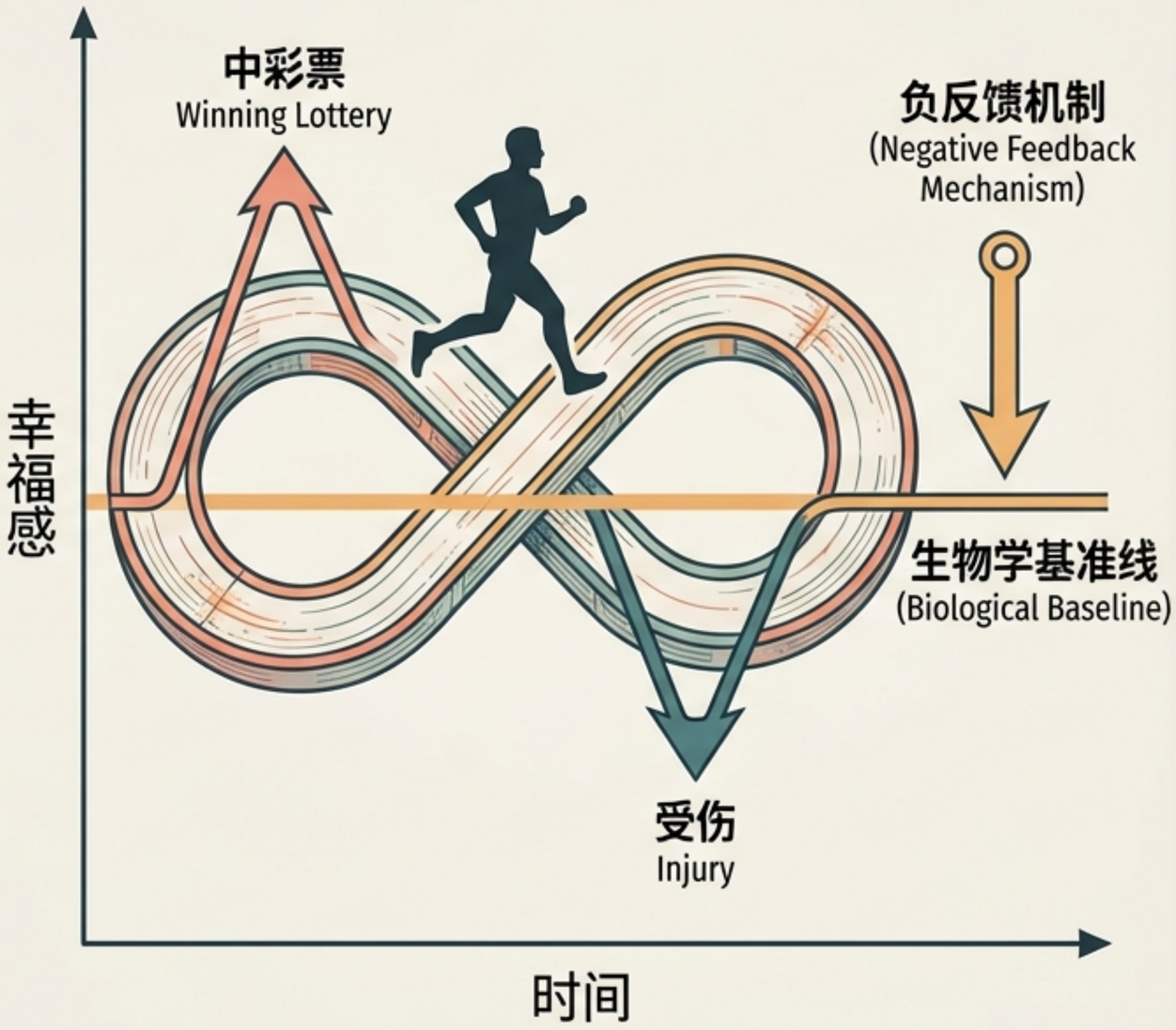
NotebookLM

进化的陷阱：享乐跑步机

达尔文的恶意软件：进化设计我们的目的是生存和繁衍，而不是幸福。不满和焦虑是基因自我复制的工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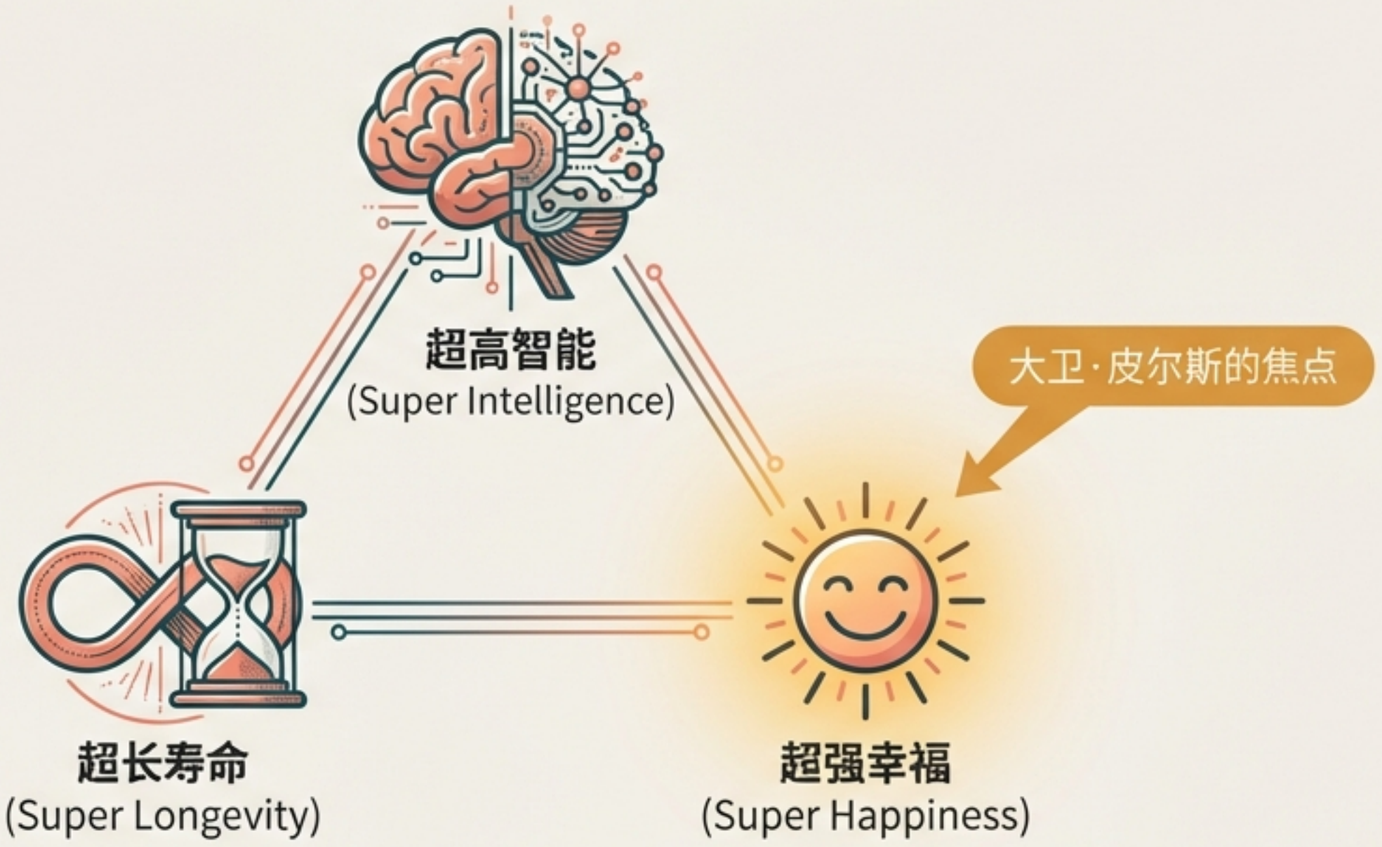
享乐跑步机：无论发生什么好事或坏事，大脑的负反馈机制总会将我们拉回预设的幸福基准线。

结论：仅靠社会和政治改革无法打破这一生物循环。



NotebookLM

超人类主义的三大支柱



如果没有“超强幸福”，永生可能只是无尽的厌倦；
如果没有“超高智能”，我们无法解决痛苦的技术难题。

NotebookLM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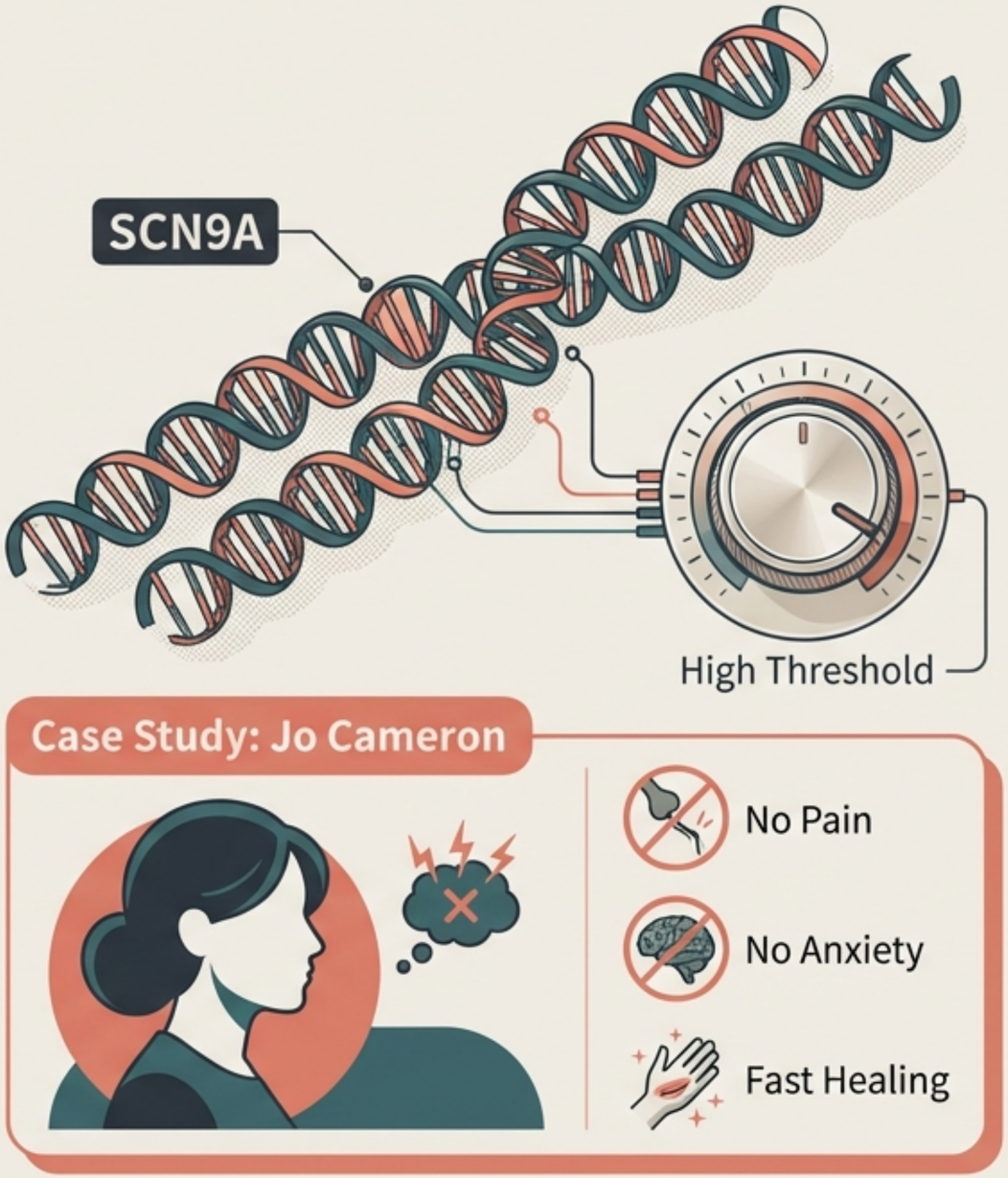
重写源代码：从SCN9A到超级幸福

疼痛的音量旋钮（The Volume Knob for Pain）：SCN9A基因

通过调整该基因，我们可以调高疼痛阈值，使物理疼痛仅作为一种信息信号，而不再是折磨。

快乐基因（The Bliss Genes）：FAAH 和 FAAH-OUT

案例：乔·卡梅伦（Jo Cameron），一位基因突变的苏格兰女性，她感觉不到疼痛、焦虑或抑郁，且伤口愈合极快。她是自然存在的“快乐变种”。



NotebookLM

生殖革命：结束遗传轮盘赌

目前的现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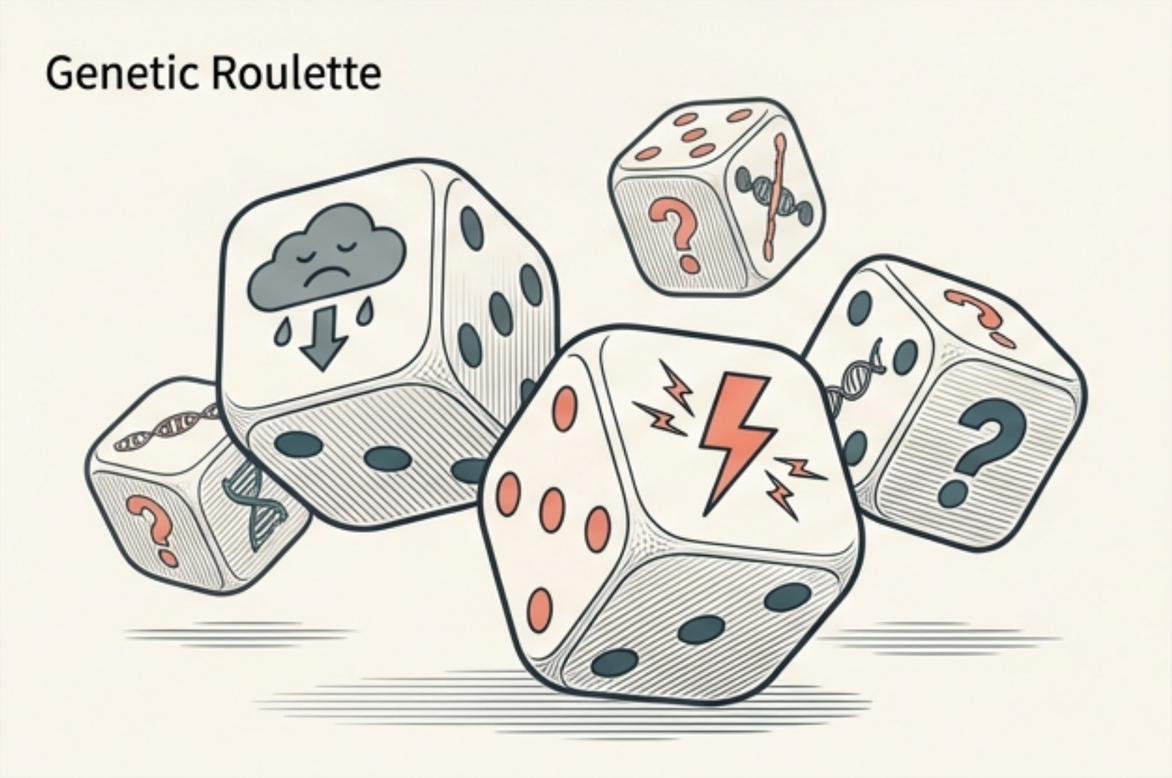
自然生育是一场残酷的遗传赌博。父母将未经测试的基因组合传递给后代，包括易患抑郁和疼痛的倾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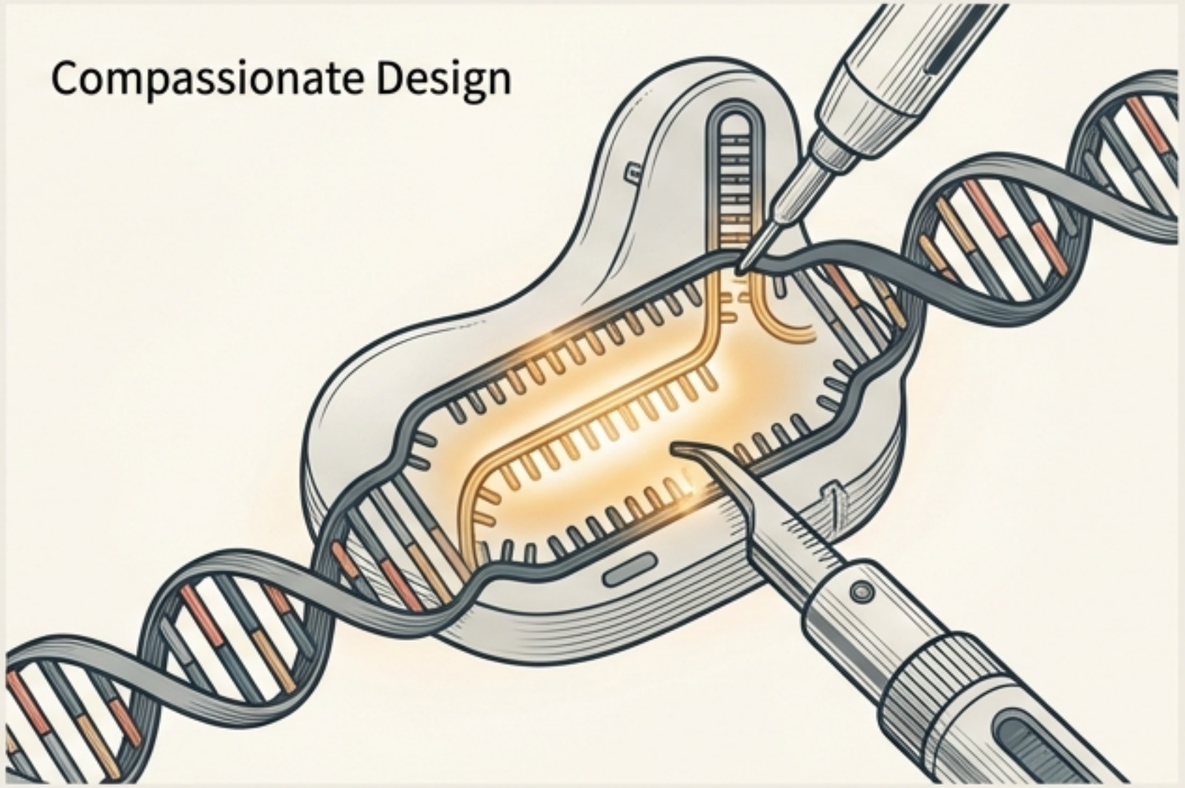
未来的干预

全民普及的**植入前遗传学筛查（PIGS）**和 **CRISPR编辑**。

目标

不是为了智商增强，而是为了**补救（Remediation）**——确保每个新生儿都拥有高享乐设定点（High Hedonic Set-point）和高疼痛阈值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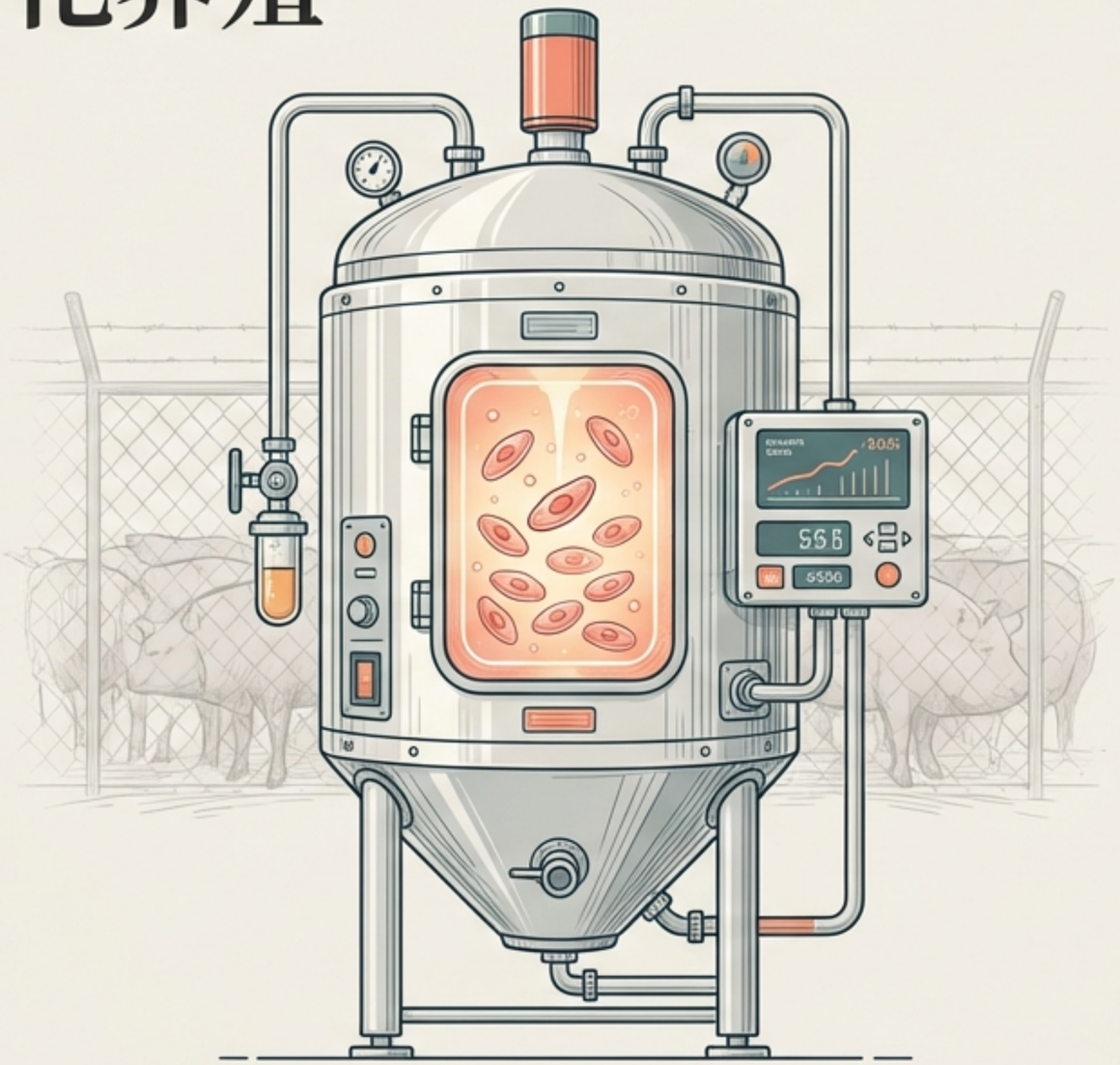


NotebookLM

跨物种的同情：终结工厂化养殖

伦理灾难：猪和牛的感知能力与人类类幼儿相当。工业化养殖是当今最大的苦难来源之一。

技术解药：细胞培养肉（Cultured Meat）。通过体外培育肉类，我们可以关闭屠宰场，实现真正的纯素食世界，而无需人类放弃肉食习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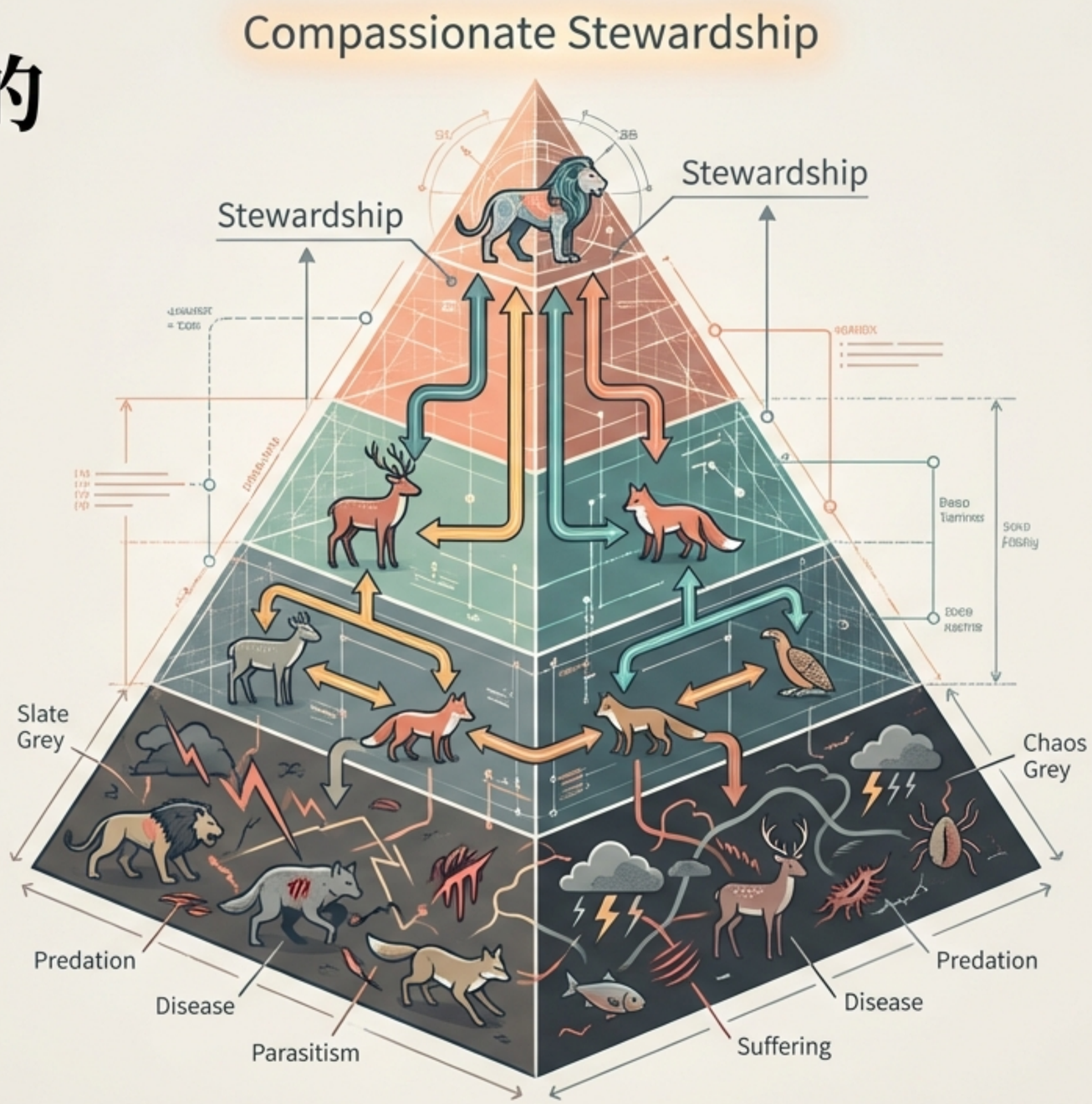


NotebookLM

重塑生物圈：达尔文式的地狱世界

自然的真相：自然界并非迪士尼童话。它是充满了捕食、饥饿、疾病和寄生虫的战场。对于受害者来说，没有“自然”的慰藉。

管理者的责任：作为唯一拥有技术术能力的物种，我们有责任对整个生物圈进行“富有同情心的管理”（Compassionate Stewardship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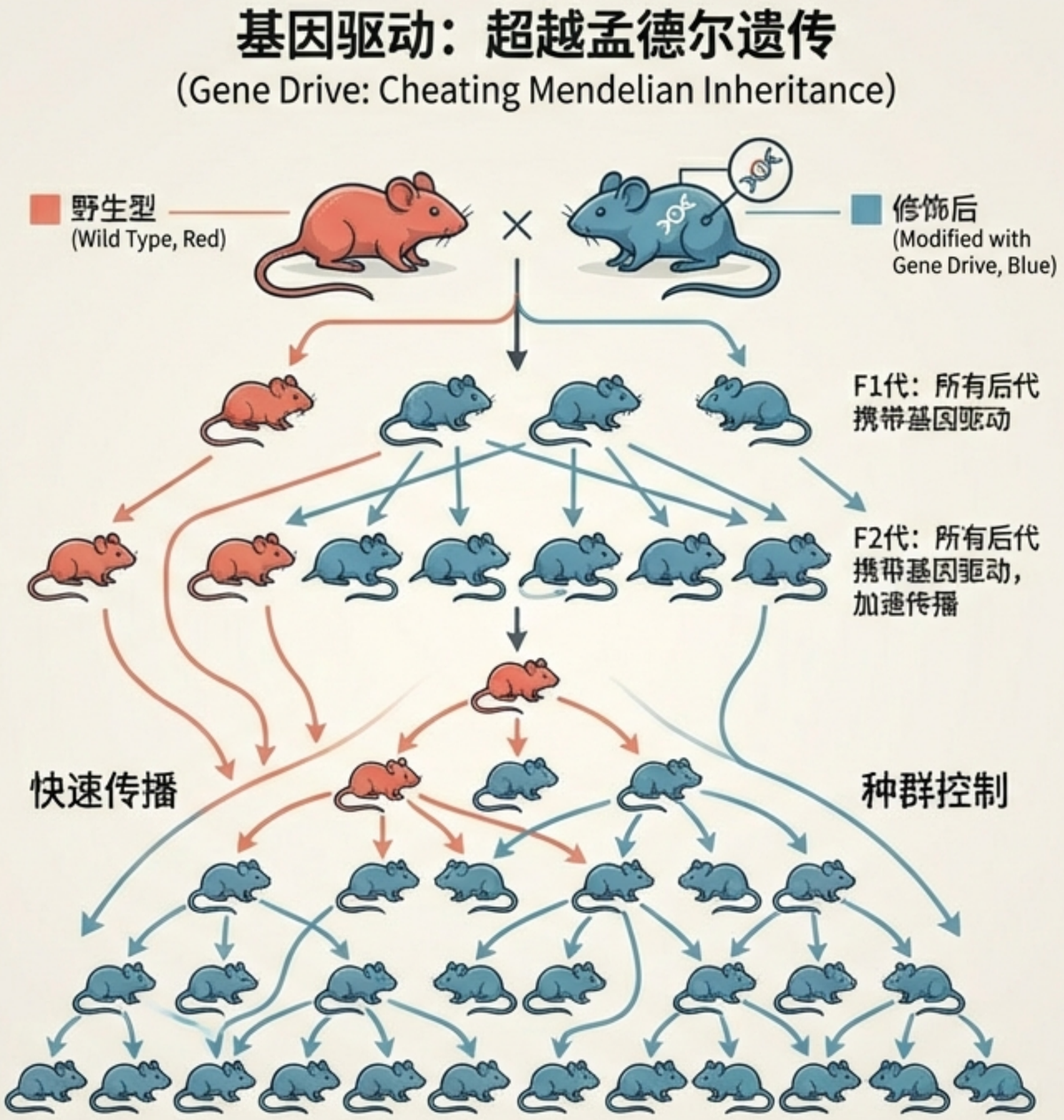


NotebookLM

上帝的技术：基因驱动与捕食的终结

生育调节：替代残酷的饥饿循环，控制种群数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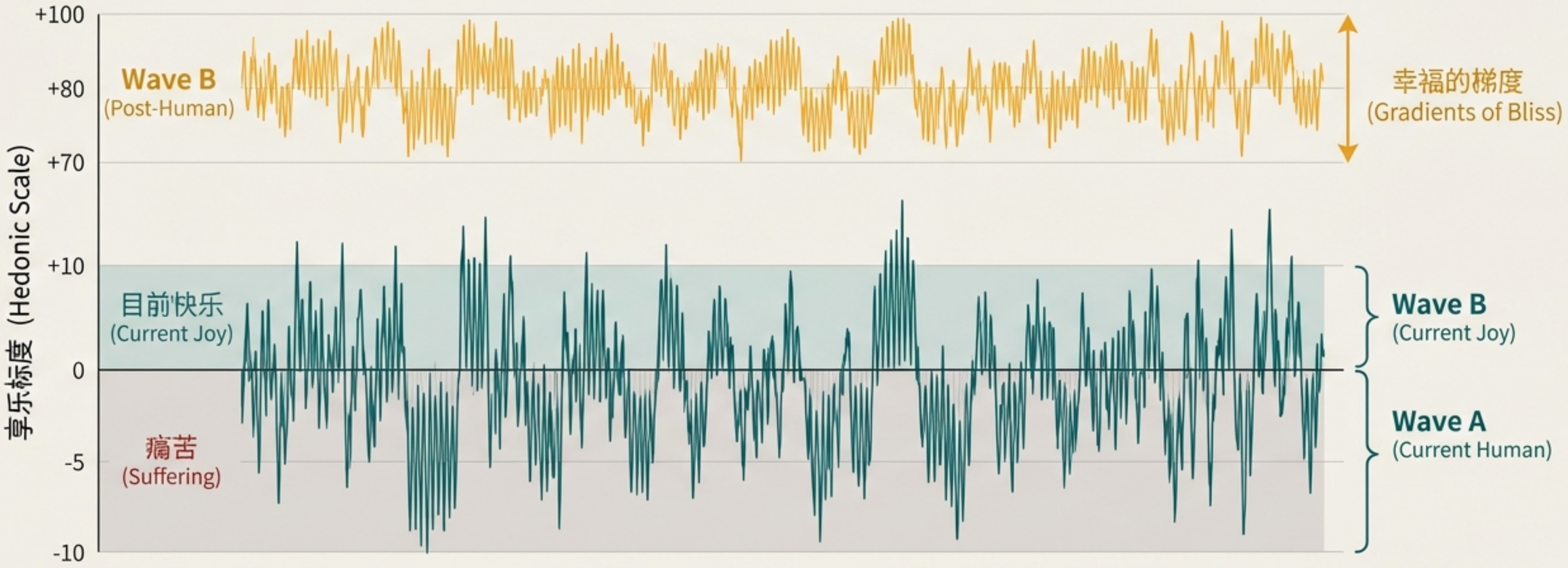
重新编程捕食者：最终目标是消除捕食行为，通过基因编辑改变肉食动物的饮食结构。



NotebookLM

幸福会变得无聊吗？幸福梯度的概念

- **信息敏感度（Information Sensitivity）：**我们保留区分“好”与“更好”的能力。这种**梯度**确保了我们仍能从错误中学习，拥有动力和偏好。
- **重新校准：**未来的“低谷”将比今天的“巅峰”还要快乐，但它仍然能作为一种功能性的反馈信号。



NotebookLM

体验机 vs. 基底层现实

拒绝逃避主义：我们不需要躲进虚拟现实或“体验机”来获得快乐。我们应该改造**基底层现实**。

真实的幸福：通过提高享乐设定点，你仍然是你自己——你的性格、记忆和偏好保持不变，只是你的生活背景情绪变得极其积极。

NotebookLM

生物幸福革命的三个步骤

1. 承认问题
(Acknowledge)

进化并未设计让我们幸福，痛苦是生物学上的缺陷。

2. 重写代码
(Rewrite)

利用生物技术（CRISPR，基因驱动）消除痛苦的生物基础。

3. 管理地球
(Stewardship)

将同情心扩展到所有感知的生命，建立跨物种的福利国家。

NotebookLM

留给未来的问题

“如果我们拥有终结苦难的技术，我们有道德权利不去使用它吗？”

基于大卫·皮尔斯（David Pearce）的《享乐主义格言》

NotebookLM